

尚·考克多

「每一詩人都是死後才成名的。這就是使得詩人難以活下去的原因。他的作品憎恨他，嚙蝕他，摒棄他。如果他出風頭的話，他的聲音便會離開他。」

（「考克多文選」）

尚·考克多（Jean Cocteau, 1889—1963）為本世紀法國多才多藝的人物，事實上，他的生活比他的著作更引人興趣。他已成為時代中極難解的人物，



他迷般的存在或許比我們已了解的，對於西方具有更深遠的影響。他終生關心的乃是：帶着假面的自我。

考克多的作品是主觀的，但却是一面鏡子，每一種讀者均可在其中反視他個人難言的經驗。因為考克多「一生是生活在一個看得見全部舞台的觀眾席上。」

在當代法國作家裏，祇有兩位曾與電影製作建立重大的關係。一個是「人的命運」作家馬霍，另一個便是考克多。而考克多作為電影從業員的成就相等於、或竟遠超過其身為詩人、批評家、戲劇家、小說家、畫家和設計家的生活。他反對所謂的「詩意電影」，他深信先後在影片中所存在的詩意因素，必來自它自身，而非經過攝影者的刻意尋求。他將電影導演比擬為「古井的發現者」。

法國當代戲劇中最重要成就之一，就是與詩所達成的和諧。在劇場的語言方面，考克多主張「使用詩的語言」。這種詩的語言，此地必須強調，並非指一般的詩的格式或用字，而是指「一種能將事物隱藏的意義表達出來的語言」。藉着這種語言，考克多企圖使日常生活具有新的意義，使生活的形式具有新的認知。

張伯權

